风景行吟

到高原去看云

□赵晓梦（成都）

仿佛是这样的，对于一个自然的热爱者，自然就是梦想和生命。而我首先关注到的是窗外洁净的天空。那时候，火车正在山谷与河流、天空与林梢间穿行。新鲜的飘满鸟鸣的清晨将我颠簸一夜的疲劳洗去。七月的黔川山水格外明媚又亲切，作为异乡人和自然的热爱者，我觉得，一切已经足够并让我感动。

但是，安宁很快被音乐的喧哗躁动，我注意到，对面的诗人朋友已经起床，他点燃一根香烟，眼里晃荡着清澈的溪水。“嗬！天空之上的云朵！”诗人惊喜而沙哑的声音却被火车使劲扔进隧道的黑暗深处。待到光明重现，我早已给怔住了。天空之上的云朵！群山之山的云朵！南方高原的云朵！这云朵在瞬间以诗歌的感染力令我沉醉，却又由来已久。诗人朋友是理解我这个雾都山城人的。在那方天空下，我生活了20年，从开始记事起，脑子里满是尘埃和迷雾在飘飞，天空灰蒙蒙板结成一块硕大的粉石灰的楼板，单调又单调，终日也就在晕晕然中度过。而高原之上的云朵比阳光还亮丽，比春雨还舒缓。诗人朋友捻灭香烟会意地笑了笑，火车于此时长鸣着驰进贵阳站。

在以后一周的采风活动中，许是因了这云朵的缘故，我感觉不到奔波的疲惫，感觉不到夏日的炎热，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每天都不忘仰望天空之上的云朵，仰望远山之上田野之上楼群之上的云朵；即使在贵黄公路奔驰的汽车里，即使在摇摆的汽船上，即使在宾馆的房间里，更是在登上布依村寨的后山，我以来自心底的激情和莫名的忧伤仰望、仰望云贵高原的云朵。望着云朵独自想心事，成为我不可缺少的部分。

而今，在重庆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翻看着那段生活的照片，我又回想起贵阳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当我困倦地倒在床上，阳光的热烈使我意识到该拉上窗帘。但是，我躺着没动，我看见洁白洁白的云朵飘浮在不远处的山顶，看上去像是音乐的泡沫又像是正在阳光下融化的冰雪。这时候，我仿佛觉得床在移动，就像云朵在风中移动，但我说不出是什么力使我趋于向前。我知道，这无法言说。人以生命和物质的形式存在本身是虚无的，时间和时空，事件与事理甚至人与人是错位的，从内到外，身不由己，但又无法预知明天或以后的处所以及境况，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只有珍惜今天，好好珍惜今天，而后用剩下的热情把明天和未来推向光荣以远、辉煌以远，并保持这种晕眩，在梦想之中将生活的困倦洗去，将现实的虚伪忘记。

悲哀的是，诗人朋友进屋一瞬间，阳光突然消失，云朵在夹着树叶和衣物的飓风中飘逝。“天要下雨！”诗人朋友的话轻轻把我推进空洞又黑暗的深渊。

我热爱自然，却又时常在自然的美丽里孤独和忧伤。譬如，到高原去看云。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辑）

荷塘花开（国画） 姚永利作

流年碎影

子弹壳

□杨力（成都）

小时候，父母单位的旁边就是驻军。很多解放军叔叔都喜欢和我们一帮小屁虫玩耍，不管是打滚撒欢还是藏猫猫打泥巴仗，最让我们眼馋的，是解放军叔叔打靶训练后带回来的子弹壳。

每当夕阳西下，我们就会簇拥在路口，翘首盼望解放军叔叔的回营。当他们列队走过时，孩子们就不管不顾地冲过去，有张口索要的，有直接伸手去掏的，得到子弹壳的小朋友欢天喜地，而两手空空的则一脸失落。

有一天我发烧，打完针赶去路口晚了一点，小朋友们已经把解放军叔叔们的衣兜都捋了一遍，只留下我孤零零站在一边。部队走过去了，小朋友们也一哄而散，这时候，一位背短枪的解放军叔叔走过来，摸了摸我额头，刮了刮我鼻子，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枚小一些的弹壳，说是手枪子弹的弹壳，我一看，发烧带来的身体不适全忘了，笑得一脸灿烂。

那枚手枪弹壳让我在一帮小屁孩中很是炫耀了一阵。后来，叔叔要随部队换防了。分别前一天，叔叔专门找到我，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枚和我那枚一模一样的手枪弹壳，说了一段故事。

原来，这两枚手枪弹壳，并不是叔叔打靶留下的，而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叔叔的父亲在征粮剿匪时壮烈牺牲了。留给叔叔的，就是那两枚弹壳。

现在，那枚弹壳还被我收藏着，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军人们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总是值得我们敬重和缅怀，子弹壳，留下的是尊崇军人热爱祖国的情怀。

文艺评论

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散文书写

——绵阳当代散文创作论之张怀理

□孔明玉（绵阳）

较之于阿贝尔、陈霁、冯小涓这些以散文书写成为四川文学奖得主，并因之收获了更大的文学声望或社会影响，张怀理便显得很有些哑然和落寞。他应当算是绵阳当代散文创作界的资深作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在当时享有很高文学声誉的权威杂志《散文》上连续发表散文作品，并赢得了时任该刊主编的欣赏和赞誉；在数十个文学之旅的春秋里，他的散文创作虽然时断时续，但也能积小流成大河，出版了《男人爱漂亮》《有一些感动》《温馨文字》等散文集。这些皆表明，张怀理的散文创作成就并不逊色。深入思考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表层和内层上看，是张怀理散文在精神深度、散文品格、艺术境界等方面的有所欠缺，以及散文蓄述内部质量的不均衡所致；从深层看，是因为张怀理的散文艺术是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观念的表达，而失之于当下仍然由精英文学思想主导的文学评价标准的认同。

如果从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之间所具有的密切程度来进行问题的考量，可以说张怀理的散文是绵阳当代散文作家中最富于日常生活气息和世俗情怀意味的，无论是他先前出版的《男人爱漂亮》、《有一些感动》，还是后来推出的《温馨文字》，其中的绝大数散文皆是如此。或是从情感感知的视角出发，非常细腻地描写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夫妻之间、同仁之间乃至众多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之间在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试图表达这个时代之于人的各种情感生活所具有的某种意义达成，如《纤纤素手》《碑》《金桔》《吃点回头草》等所表现出的；或者是以个体人生经验作为探寻这个存在世界的原点，对一件小事、一幅风景、一种现象、几处细节、几种情形、几句话语进行较为繁复深入地叙写，力图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中探明一个普通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如《将善良进行到底》《把生活当生活才是生活》《男人的弱点》《让生命去等待》等显现出来的；抑或是以一个当代作家的文化自觉、文化认知、文化判断为基准，通过对社会时尚、文化风尚、生活新潮等的深沉体味和思量，透视它们之于当下社会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情感认知、人文精神的影响，如《与刘德华换张脸》《把钱叫钱钱》《远离淑女》《我与网友有个约会》等所展示出的。尽管在这些散文里，含有些许张怀理故意为之的骄矜成分和美饰意味，但他对于日常生活的叙写、对于生活意向的传递、对于社会时尚的关注、对于世俗情怀的表达，却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普通大众的心理诉求和生活取向，贴近了当下文化市场的接受需要。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张怀理的散文其实是一种文学艺术同日常生活、平民诉求、普通情怀的无缝对接和审美达成。

对于生活哲理的发现和审美表述，无疑是张怀理散文的另一个明显特征。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审视，叙事、抒情、言理，在中国传统散文艺术观念里常常是三位一体、关联紧密，这种“三段论”式的散文写作模式，如一种力量无比的精血已然深深地浸入中国作家的骨髓，作为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张怀理的文学身体里也自然而然地不会或缺这样的精神骨髓。中国散文发展到今天，言理之名已经被哲理表达所取代，表现方法也已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而富有现代美学的特质，这从张怀理的散文创作中便可以管窥。张怀理对于哲理的发现，完全是着眼于日常生活本身，他有如一个时光隧道里的精神拾荒者，穿行于林林总总的生活流、事件流、情感流之中，对那些潜隐其中并且容易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生活道理、人生哲理进行思考和洞悉；在对哲理的审美呈表形式方面，也显出相当的灵活而充满智性，或于文中，或于文尾，或是相机切入，或是自然涌出。平凡琐碎的家庭生活里，总免不了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怎样解决这些繁多又细碎的矛盾，每个人应当是各有其法其技的，作家的方式是在轻盈的舞步中进行参透：无论是我进你退还是你进我退，只要能达到彼此舞步的协调，它便是和谐的，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之间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登山时遭逢意想不到的各种险阻，这是我们旅行者攀援登高中常常会发生的事，是奋力跨越还是畏葸不前，这需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实际能力，所以作家认为山的险要实际上充满着辩证法：对于蹒跚学步的婴儿，一个小小坎儿就是某种危险；对于勇敢而擅长攀高登险的能者而言，即或长空栈道也不过是一马平川罢了。春分时节观雨，本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但老天很多时候并不顾及观雨者的快乐，忽尔以凶猛的雨势纵横大地，制造一片狼藉，身临其境的作家深有触动，又不无某种道理的发现：春雨贵如油，灌万物以生长，这当是一件极好之事，如果一旦雨水过量，就会泛滥成灾，将浇灌生命变成摧残生命，使功劳变成罪孽。

对日常生活的叙写、对生活意向的传递、对社会时尚的关注、对世俗情怀的表述、对生活哲理的探究，这些都为张怀理的散文赢得了不少喜爱者。但透过这样的表层，我们又十分强烈地敏觉到他散文里隐藏着的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观念的坚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确是当下中国较为流行的一种美学思想，将文学写作建基于之上，带来的成效显而易见，譬如文学作者能更为自如腾挪于雅俗两界、文学表达更加趋近大众的诉求、文学作品更能赢得市场的青睐等等，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诸如文学品格、艺术境界、审美精神的不断下沉，特别是它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问题、重要人类关切等所采取的刻意回避和有意缺席，使文学的精神承载大幅锐减，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事业繁荣和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造而言，它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之，我们理当应有足够的警醒。

（作者系绵阳师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脊　梁（外一首）

——献给建军90周年

□海凡

能够称作脊梁的
是那些敢于直面鲜血的眼睛
当罪恶的弹道与牢笼
幻化成诱人的罂粟
那些紫砂烧就的目光
选择唯一的通途
然后高擎锋利的枪刺
筑起崭新的长城

能够称作脊梁的
是那些敢于喷薄而出的熔岩
当丑陋的线条与碳气
朽腐着亿万乔木和野草
那些奔涌的铁流
终于杀开一条血路
然后无情烧向透顶黑暗
摧枯拉朽 势如破竹

英　雄

阳光陷入云层
狂风用尽毕生精力
也没有撕开
那些厚重的屏障
于是山水缺氧、花木枯萎
就连林中快活小鸟
也哑然了鸣唱

是一串坚硬草鞋
将厚厚的云层
踢开一个大洞
红色翅膀将久违的光芒
驮向四面八方
从此黑夜不再清冷
严冬不再冰冻
当卑微的灵魂
自然而然接受
太阳的照耀
我们是否依稀记得
坚硬的草鞋和红色的翅膀
那是我们这个民族
永恒的骄傲

强军路上

冯少权（绵阳）

强军梦的号令已吹响
忠诚于党，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听党指挥有了方向
绝对忠诚
胜利的坚强保障
这是我们军队始终坚定的信仰

瞄准未来现代战场
血性男儿迎敌而上
不怕牺牲勇于担当
一定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纪律如钢
无限荣光镌刻在鲜红军旗上
强军路上闪耀着兴军光芒

凡人凡事

木棉花开

□吴荣昭（绵阳）

战友，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到木棉花开时的情景，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那时刚穿上绿色的军装，乘坐解放牌敞篷汽车离开家乡，坐在背包上，人挨人、背靠背，在碎石公路上颠簸了200多公里，才在内江火车站换乘上闷罐列车。随后几天，列车到达昆明，整休一星期后，又转乘到米轨专列上，走了两天，又在鸡街车站换乘寸轨专列，我们被不间断转乘，大多数第一次出门的新兵头昏脑涨摸不清方向，最后终于抵达滇南边防，开始了军旅生涯。

50年前的我们，十分单纯，什么都好奇。到达那天，背着背包的新兵们，兴奋地从车厢跳下，眺望远处，一排排不知名的高大树木，树上盛开着火红的花朵，漂亮、美丽、壮观的花瓣，大家都看傻了。到达新兵驻地，战友们专门向当地老乡打听，这种格外高大挺拔、生机勃勃的树，是什么树？树上开的花这么好看。回答是，木棉树，开的是木棉花，又叫英雄树、英雄花，是南方的落叶高大乔木。

相传很久以前，海南岛五指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位英雄叫吉贝，他多次率领黎族人民抗御外敌，深受人民的爱戴。后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围困在大山上，身中数箭，仍屹立山巅，身躯化为一株木棉树，箭翎变为树枝，鲜血化成殷红的花朵。后人为纪念他，称木棉为英雄树，把木棉花称为英雄花。木棉树形高大，极具阳刚之美。

后来，木棉树在中国南方普遍种植，得到各地人们的喜爱。我们驻守滇南，也与木棉树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在战备国防施工中，还是在抢险救灾、保卫边疆战斗中，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热爱边疆、保卫边疆，像木棉树一样，经受住风霜考验，像木棉花一样，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前不久，几个都已经退休的老战友，怀着对第二故乡的眷恋，踏上重走戍边路的征程，再次到达挥洒青春和热血的那片红土地。抵达原来的驻地后，我们就直奔第二炮兵驻滇某部烈士陵园，踏上长长的台阶，一座高大的火箭形纪念碑，耸立天空，碑后安放着为巩固国防和部队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的178位英灵。

这里曾是我们当年“身在深山战斗，死在峡谷献身”奋斗几十年的地方，环绕碑座，驻足观看一幅幅浮雕，激情燃烧的岁月，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就浮现在眼前，青山依旧，木棉盛开如火。

缓步进入墓地，终于在右边第一排第三个位置看到熟悉的名字，他是我们同年入伍的绵阳老乡，他忠于职守，因公牺牲，献出了自己年青生命。他的牺牲如盛开的木棉花，恰似一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多少年来，每当战友相聚，都会提到他，他是我们的骄傲。

6个老战友，整齐地站在墓碑前，细读碑文，深深地三鞠躬。40多年过去，他的事迹已经太过久远，但大家仍然记得他，传颂他。他的精神就像木棉，生命力十分顽强，树冠总是高出周围的树群，开花的色彩总是比其他树更加鲜艳。

从陵园出来，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一幕幕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我们十分欣慰，为之奋斗的青春，付出的热血和汗水没有白流。

岁月留痕

邂逅女战友

□陈吉林（绵阳）

前不久，应一战友邀请参加其儿子的婚礼。战友坐了几桌，其中一桌只有几位女士。主人给这边几桌的战友介绍说，那几位女士也是战友，是师医院的卫生兵。由于不认识，也不好去搭讪。但是，看到其他人热热闹闹聊着天，几位女士那桌却显得有些冷清。虽然人家是女性，但都是战友啊，又是远道而来的，作为东道主的我们，应该热情接待才是。在一位战友的提议下，我们几个去了那一桌，和几位女战友坐在一起。年过花甲，女士们脸上都有了皱纹，头发也有些花白，但看她们的一说一笑，看她们端正的坐姿，无情的岁月难以掩盖她们曾经那英姿飒爽的军人气质。

看着几位女战友，猛然间我发现其中一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好像曾经给我打过针搽过药。

记忆的大门缓缓转动，闪回到42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我刚刚参军，西藏高原的天空是那样的湛蓝，即使空中飘着朵朵白云，也难遮挡强烈的紫外线。作为新兵的我，是一名炮兵侦察员，背着近30公斤重的侦察经纬仪，在野外来回拉练训练，头顶烈日、冒着酷暑跑上5公里，是常有的事。然而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晒成了高原性皮炎，回到连队。自己跑去团卫生队拿了些药水，说明书告知，一天搽一两次药。为了尽快好起来，尽快返回去继续拉练，有天下午，我自作主张抹了4次药水。由于用药过量，疼得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第二天起床，我的脖子已经不能转动，颈部和脸上起了无数的小脓疱，不得已住进了团卫生队。恰巧，师医院巡回医疗队也在咱们团巡回医疗。给我打针上药的那个女卫生兵。高高的个子、婀娜的身材。尽管高原紫外线很强，也许她晒的太阳不多，也许她天生就是那样的白净，穿上绿色的军装，在红色领章的映照下，白里透红的脸庞，是那样的美丽、漂亮。情窦初开的我，本来很怕打针，但她给我打，那种疼似乎是一种享受。她给我换药时，总是轻脚轻手、细致入微，生怕弄疼了我。我当时少年人的心思，总想引起她的注意，有时不很疼，我也要大叫一声。她会马上陪着笑脸说：小战友，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再慢慢地上药换药。在她护理时，我觉得时间过得是那么快，总希望地球转慢点，再慢点。在她的精心治疗护理下，10来天我就痊愈出院了。

往事迷离，也不知是不是当时的“她”。婚宴开始了，同桌的战友纷纷作自我介绍，她说她姓戴，现退休在成都。我问她叫戴什么？她说戴月虹。哇！真的是她。一别42年，没想到在这样喜庆的场合邂逅。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要不是中间隔着两个人，我真会给她一个战友间的深情拥抱。我告诉她我当年住院的事情，她也很快想了起来，十分高兴。我还告诉她，就因为她们女兵到了咱们团，有的战士有病没病都往卫生队跑。有一个战士为了看女兵还挨了处分。她说：这个挨处分的战友真有点划不来。你想，一个团除了有几个随军家属外，就没有其他女性。特别是在西藏高原，能见到这些长得还不错的女兵，当然是件很高兴的事。戴月虹说，正处在青春期的战友想看看女兵，我们完全理解。嘻嘻。她说话时，还是那种温柔中带点调皮的样儿。戴月虹后来辗转到广西中越前线参战，从部队复员后到了南宁，还考上医科大学，读到博士毕业。她在眼科和医学整形上很有建树，在广西等地享有较高声誉，退休后单位还挽留她任职了好几年。由于老家在成都，也有许多亲戚朋友，最后她选择回到了“来了就不想走”的成都，安度晚年。

时间是短暂的，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作为曾经是军人的我，为我曾经是军人而感到自豪，为我曾经是高原兵而感到骄傲，为能见到曾经护理过自己的女战友、在几十年后邂逅重逢而欣喜！望着女战友们离去的身影，我好想说：亲爱的女战友，战友情是难忘的、永恒的，愿你们保重身体，来日再相聚！